

不是八卦,乃四十四年前亲历目睹。1981年春,杜宣为团长,率林绍纲和我,应日方邀请,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其间会见到不少日本著名作家。

松本清张邀我们到他家做客,据说是破例,他有社交恐惧,且有怪癖,能进入他家拜访,我感到荣幸也很好奇。松本出身寒微,十三岁被迫辍学谋生,先后当过街头小贩、电器公司学徒工和印刷厂学徒,二十八岁时才进入朝日新闻社驻小仓的西部本社当计件工。1943年被征兵驱往朝鲜,战后被遣返,为养活七口之家,成为一个批发笤帚的游商。他一直怀有文学梦,但直到1950年四十一岁才在一次征文中发表出处女作并获三等奖。1952年,四十三岁的松本清张写出《某〈小仓日记〉传》,刊登于杂志,获得第28届芥川龙之介奖,这是日本纯文学的至高荣誉,从此跃登文坛,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从那以后他时来运转,频频以推理小说引发轰动效应,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金奖,名利双收,他1961年发表的小说《砂器》,1974年拍成电影,1980年引进我国,影响极大。

在寸土寸金的东京,松本宅占地颇多,他极少邀客进家,我们的邀请方人士也是沾我们的光,头一回开了眼界,只见宽阔的前庭花木扶疏,池桥秀雅,住房堪称豪华,且前半部欧式,后半部和式,他引领我们一行到一侧中门进入,于是窥见后半部的和式风格,有枯山水的布置,他的夫人是在他最困顿时嫁给他的,原是贫苦农女,糟糠之妻不下堂,松本发达之后造宅,特意将后半部造成和式风格,以令夫人舒心。我们路过时,恰好松本夫人正在回廊漫步,见到我们很自然地弯腰鞠躬,我们都以点头微笑还礼。登楼转过几道回

廊,进入松本阔大的书房,满壁图书自不必说,更有玻璃罩里的中国铜鼓以及日本古代甲冑的陈设夺人眼目。他坐到书桌前准备为我们在他的新书《眩人》上签名,这时我观察到他的一个小动作:伸出右手

松本拂案与有吉拍案

刘心武

掌几次拂拭纤尘皆无的洁净桌面。他那手指有些变形,手背静脉如蚯蚓凸起,那时他已不执笔写作,通过口述由秘书记录,在赠书上签名时手指有些颤抖。后来他在家著名の中餐馆招待我们,竟将那晚整个餐馆包下,也并不在单间设宴,而是在散客堂食的空间当心,特设一桌款待我们,开宴前,我再一次注意到,他又以右手掌拂拭犹如镜面的桌案。后来憬悟,松本的拂案,也许是前半生经历过太多的人间烟尘,功成名就后,不禁有这种下意识的小动作,逗漏出他内心的某种微妙情愫。松本对我们如此破格接待,是因为他珍视中日友好,也是因为他想请求中国方面为他到中国一些与袄教相关的偏僻地方参观提供帮助,他正为一部涉及袄教的作品搜集素材。那以后他又在家中接待了中国作家。

几天后在大阪一家餐馆包间,与女作家有吉佐和子晤面。她比松本小二十二岁,父亲是银行高级职员,小时在国外度过,战后才回到日本,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生活一直富裕,二十五岁就凭小说《地歌》获得芥川奖,一炮而红,少年得志,一帆风顺,豪气万丈。她容貌秀丽,但让我联想到不是杜丽娘而是花木兰,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她从1961年起,多次访问中国,也总在日本接待中国作家,跟杜宣十分熟稔,见杜宣西服革履、法兰西帽却未戴手表,立即撸下腕上一块瑞士大表,非要杜宣戴上。大家言谈极欢。她197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恍惚的人》,敏锐地捕捉到当时开始冒头的社会老龄化问题,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细腻入微的描写,写出老年人的无奈、中年人对老之将至的恐惧,小说出版后,震动社会,出版方一再加印,

很快销量直冲二百万册,1973年搬上银幕,票房很高,以至于“恍惚的人”成了意味深长家喻户晓的名词。《恍惚的人》中译本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5万册,很快加印,我读过,席间把书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细节拎出来,赞叹写得真好,有吉听了微笑。但接着出现的一幕始料未及,杜宣告知她,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严文井那里获悉,《恍惚的人》中译本又印了10万册,有吉跟严文井也熟,我本以为,她听了一定高兴,谁知她眉头一挑,“嘭”地拍了桌案,竟愠怒地说:“谁让你们印那么多的?”我们都惊呆了。那是我平生头一回听到一个作家因为出版方将其著作印多了而发怒。这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才明白,在日本和欧美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严肃作家纯文学和通俗作家畅销书,是河水、井水两样存在,有的自恃为纯文学写作的作家,很怕有批评家因为自己某部著作因为俗众喜、销量大而被归类到后一种,有吉就有此种心理,不以百万销量为荣,反觉难为情,故嗔怪严文井人文社不该那样印行她的作品,似乎那样就把她等同于阿加莎·克里斯蒂了。有吉乃性情中人,一贯直爽豪放,偶尔拍案惊奇,亦神来之笔矣。

其实严肃作家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畅销书虽然各有圆心,但半径扫描时两圆会相割,形成一个“叶子瓣”,处在“叶子瓣”的作品,可兼具河水之美井水之甜,正所谓雅俗共赏各取所需。但“叶子瓣”外的河水井水,大可互不相犯,自营繁荣。有吉1984年去世,松本1992年去世。以上旧日见闻,或可供聊资。

1928年12月1日出版的《狮吼》第11期上,有这样一条消息:

“徐志摩陆小曼合著的剧本《卞昆冈》,不久将由戏剧协社等编排公演。这是一出很难排练的戏。单就对话上讲,那种口齿伶俐的人物便不容易找到。”

其实,当时有几个剧社要排《卞昆冈》,演员都找到了,最终还是没有演出。这一等就等了七十多年,2000年10月,才在上海正式公演,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年话剧团与上海现代人剧社联合演出。

过了几年,我在写陆小曼传中,得知20世纪30年代上海龙马影片公司成功地把《卞昆冈》搬上了银幕,我就想,如果有这个影片的说明书放在书里,一定不错。我一下想到了在北京《人民日报》任文艺部主任的姜德明老师。他与我

我家交往已久,记得他每次到上海出差,总是住在建国西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我父亲丁

过去的这些年,几乎每年都去意大利,但之前每次都是在罗马、佛罗伦萨一带。去年夏天,第一次来到西西里。西西里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被古希腊、罗马、阿拉伯、诺曼、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国征服或统治过,有自己独特的人文资源。我每天一个人从酒店门口搭乘唯一的一班公交车去Catania老城的市中心,以大教堂广场为圆心,呈放射状在古老的街道上暴走。政府严禁重新规划改建翻新,城市里很脏乱,交通拥堵,但是古迹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想到脚下这条青石板的路,多少年前,贝里尼也曾走过,心里总不免有些小激动。

这天我又来到大象喷泉旁边的小马路,想再仔细看看街道两边的民宅和深藏在民宅之间的小礼拜堂。刚路过一间不开放,

姜德明赠我电影说明书

丁言昭

景唐如果有啥事,总是让我去那里找他。记得1980年6月,我到哈尔滨去参加纪念萧红国际研讨会的时候,姜德明老师恰好也去,彼此相谈甚欢,还一起合影留念。他是个作家,又是个藏书家,也许会有这个说明书。因为我曾听他说过:《卞昆冈》电影基本忠实于原著,是我国早期电影改编文学原著的一个实例。

2006年8月13日,我写信给姜德明老师,问及《卞昆冈》电影说明书事,希望能得到复印件。不久,他即来信,说:“所谈戏单为小卞二开单张电影本事,是苏州一家电影院印的。内容无多,仅记导演及女主角的姓名,既无出品公司名称,也无插图及年月日等,因此史料价值甚微,我也不知夹在什么地方了,找起来已非易事,只能向你道歉,未能满足你的要求,导演是王元龙,主演也是王,还有雪明珠。”

西西里的陌生旅人

方海伦

正准备去下一间撞运气时,听见马路对面有人用中文跟我打招呼,是个穿着粉色长裙、头戴大檐太阳帽的小姐姐。当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路上像我这样漫无目的闲逛的游客并不多,我觉得稀奇,她也是一个人。她化着精致的妆容,眼角有些皱纹,但看不出实际年龄。长长的假睫毛扑闪着,倒是很像亚州版的芭比娃娃。

“也是一个人吗?要不要一起去圣阿加塔大教堂?我傍晚的航班,还有大把的时间。”

“好啊好啊!”其实大教堂我自己已经去过了,只不过一个人忘记带自拍杆没法给自己拍照,在意大利也不敢把手机交给陌

生人帮忙拍照。

小姐姐从对面马路走了过来,说她和男朋友先到马耳他,然后到巴勒莫,卡塔尼亚最后一站,才来了两天,但是两人都吃坏了肚子,男朋友是塞尔维亚人,觉得扫兴就自行提前结束了行程,乘早班飞机自己回家了。小姐姐三言两语,信息量巨大,像是云淡风轻之下藏着惊心动魄。她说自己是中国台湾人,没去过塞尔维亚,也不知道男朋友家在哪里,也就只好临时买了回台北的机票。

我们俩就一起去了大教堂,上到钟楼,可以俯瞰整个广场,我们相互拍了很多照片。小姐姐听说我已经来了八天,显然是觉得自己有点遗憾,便打开了话匣子,说了男朋友各种不是。我们出了教堂,在广场上的一家老字号买了冰激凌边走边听她倒苦水,说这一路她就像妈一样伺候着一个少不更事的叛逆少年。吃坏肚子都是男朋友非要吃脏兮兮的网红路边摊,明明味道不对,坚持说就是这个特色。等晚上两人都发起烧来,还是她跑出去买药……冰激凌吃完了,我们

找不到,我也没辙,说不定哪天又找到了呢?

天下还真有这样的好事!2009年11月,我收到姜德明老师寄来的《卞昆冈》

电影说明书,只可惜我的《悲情陆小曼》一书已在2008年3月出版。不过没关系,我总算看到了我想看的说明书。姜德明老师在信中说:“你让我复印的戏单,我没有忘记。只是年届八旬,一时忘记放在何处。最近才偶然发现,即让人去复印。”接着又向我道歉,为什么?他说:“没想到竟反正面印在一起,真是对不起,请你原谅。”最后还幽默地加了一句:“这倒让我省了邮费。”说明书的上端写的是“真光大戏院 地址 阊门外石路口 电话 542号”“今天日夜开映”“轰动寰宇举世无双哀情名片”“上海龙马影片公司出品”“监制王伯英 导演王元龙”“徐志摩先生遗著 陆小曼女士杰作”……下面是《卞昆冈》本事,也就是剧情介绍。姜德明老师生于1929年,2023年去世,不知道他收藏的那些珍贵的书籍、文献资料、名人书信……如今在谁的手里?

正在鱼市十字路口,不知下一站应该去哪里。前后左右全都是小餐馆,也到了饭点,我说我们去吃饭吧!便就近找了位置坐下来,我点了海鲜意粉,小姐姐说没什么胃口,就点了最简单的只有番茄酱的通心粉,各自要了一瓶苏打水。

坐下来,小姐姐滔滔不绝。原来这个男朋友其实就是一个到台湾旅行的背包客,认识不过几个月。他在宜兰迷路,小姐姐给他带路后便互加了联络方式,相约一起去欧洲旅行。小姐姐抱怨男朋友体味大,鼾声如雷。我一边用叉子卷着沾满开心果碎的意粉,一边表现出淡定,心里却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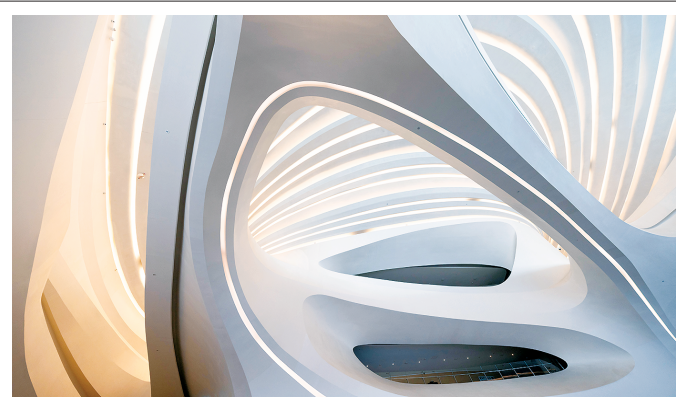
着现在年轻人的开放程度真的不可小觑,认识几个月的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就已经同居一室,不怕被卖了换钱吗?正想着,小姐姐突然问我:“你猜猜我多大年纪?”她这么问,我就只好往小了说:“三十出头?”她扑哧一笑说:“我四十八啦!”“没结过婚,没生过孩子,我父母急死。”她补充道。

然后她说起她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她自己是家中的离经叛道的异类。说她的童年,她的初恋,她插足有妇之夫的婚姻,到头来还是孑然一身。

我们像两个久别重逢的闺蜜,喝完了苏打水又加了两杯咖啡,一直听她聊到下午。她说还要去酒店拿行李,就此打住了。我们便各自拿出手机,AirDrop给对方拍的照片,然后把照片删除,又相互检查确保手机里对方所有照片都删干净了便分手告别。我去公交站等回酒店的巴士,她去她的酒店。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也没告诉她我叫什么名字。但是除了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几乎了解了她的一生。

这个小姐姐给我在大教堂拍的照片我留作了微信的头像。旅途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总会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一点痕迹。



未来空间 (摄影) 申然作

如果你看到在某个舞蹈教室里,有一群人忽而伸长了手臂往左前方去探空中的某处,忽而俯下身子,尽力翻转了脚面,用小趾甲盖去够右下方的某点,千万不要奇怪,他们正在按照现代舞老师的提示,用身体的任意部分,去寻找前后的上下左右八个点,所以才脑洞大开,腾挪摇移,做出了各种“怪异”的动作。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时而快跑,时而停下以慢动作前进,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又散开,偶尔还会张大嘴巴呼号——其他舞种往往一上来就练习“基本功”,而现代舞则让人先“找自己”。

喜欢跳舞多年,学过好些课程,以拉丁类为

主,也参加过演出与教学活动,随着年岁渐长,不知不觉已经“淡出”。为了纠正越来越严重的长期伏案造成的驼背倾向,最近我决定“复出”了。这一次,我选择了现代舞,它是一种抒发个人感情的舞蹈,不仅是用身体,更是用大脑在舞动。

曾写过一首诗,《疼痛是这样将我人群中画出来的》。现代舞老师也用了“画出”这个词,以及更加精确的一个词:“扫描”。用手将身旁人的轮廓扫描出来,或是轻触对方,并且互相对视。在扫描出这些轮廓时,我们也将对方的形象嵌入脑海。和某个女孩擦肩而过,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味,会想到下次自己也应该洒一点香水。你甚至还可以根据对方动

作推测出他的某些性格特征:外向、直接,或是敏感、害羞。我和课上的一位同学就是这样经过了互相“扫描”而交上朋友的。“扫描”之后,我注意到她松弛的皮肤和已经发胖的身

八点与二十四面

潘都

形,她要比其他同学年长许多,不过并没有人在意。她告诉我,自己已经退休,跳现代舞是来寻求“疗愈”的,她发觉这舞蹈和打太极倒有几分相似,已经上了一段时间课,她乐在其中。我想,教室窗外的黄浦江水,江上缓缓驶过的大货轮,还有各种颜色鲜艳的挖掘机,都

可以成为她疗愈的一部分。

一次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参加工作坊时,自不量力做了个空中高踢腿的动作,没有站稳,摔伤了膝盖,虽然不甚严重,但看着红肿的膝盖,也明白得歇上一段时间了——然而只歇了几天,便闲不住,碰巧有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的话剧身段课程,我就去体验了一下。这一体验,又发现了八个点的升级版——二十四面。身段需要分为上、中、下三段,再配合上各段的八个点,遂形成了二十四面,再做出“提冲沉靠移”等动作,将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身体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舞蹈与数学大有关系,除了数拍子,还需记数,站在舞台上,观众的位置在一

点,手摆放的位置则是右二左八,更令人意外的是居然还要运用乘法。

老师用优秀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片段来作为教材,雨中收伞要一边转身一边收,一气呵成。中国人骨架瘦长穿旗袍好看,走路时又大有讲究,需将旗袍提着走。

我能成为一个舞蹈演员或是话剧演员吗?已经不可能了。然而莎士比亚说过,“全世界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演员。”在我们的舞台上,依然需要走好每一步路,恰当地运用自己的眼神。偶尔习舞,享受它带来的活力与愉悦,仅此而已,也已足矣。

七夕会